



Web2.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

● 王贵斌 著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“微博集合行为研究：基于传播网络的视角”
(项目编号：12YJC860037)项目资助

陕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“Web2.0时代的陕西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研究”
(项目编号：11R045)项目资助

媒介·舆论·传播

Media Public Opinion Communication

Web2.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

● 王贵斌 著

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Web2.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/王贵斌著. —北京: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,2015.5
ISBN 978-7-5657-1140-4

I. ①W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互联网络—舆论—研究
IV. ①G2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4948号

Web2.0时代网络公共舆论研究

作 者 王贵斌
责任编辑 李艳华
责任印制 阳金洲
封面设计 魏 东
出 版 人 蔡 翔

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:100024
电 话 86-10-65450528 65450532 传真:65779405
网 址 <http://www.cucp.com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2.75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657-1140-4/G·1140 定 价 52.00元

版权所有

翻印必究

印装错误

负责调换

第一章 从风险社会开始	/ 1
第一节 从风险社会到第二媒介时代	/ 1
一、风险社会	/ 3
二、第二媒介时代	/ 5
三、“他人在场”	/ 9
第二节 舆论与网络公共舆论	/ 10
一、从舆情到舆论	/ 10
二、公共舆论	/ 13
三、网络公共舆论的考察方式	/ 15
四、关系法则与公共舆论表达	/ 20
第三节 研究的相关说明	/ 22
一、研究的路径与信度、效度问题	/ 22
二、本书的框架	/ 23
第二章 Web2.0 时代	/ 25
第一节 媒介技术的历史进展	/ 25
一、媒介技术进展及其社会后果	/ 26
二、虚拟社会关系	/ 32

第二节	Web 技术进展的社会影响	/ 33
一、	互联网参与	/ 34
二、	社交关系网的拓展	/ 39
三、	社交媒体的魔力	/ 45
四、	控制权的转移	/ 53
第三节	媒介创造:流动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	/ 55
一、	网络社会	/ 55
二、	流动的空间与永恒的时间	/ 58
第四节	Web2.0 时代的网络社会变革	/ 62
一、	社会表达的兴起	/ 62
二、	开放社会与群体协作	/ 65

第三章 网络表达与公共舆论 / 67

第一节	公共舆论的传统表达	/ 67
一、	公共舆论的传统表达	/ 68
二、	近代公共舆论的转向	/ 72
三、	公共舆论感知及其表达	/ 74
第二节	网络公共舆论转向	/ 76
一、	网络公共舆论的兴盛	/ 77
二、	政治权力运作机制的认知	/ 78
三、	社会表达强度	/ 81
四、	社交媒体与公共舆论	/ 83
五、	自媒体的兴起与意见表达的复杂化	/ 86
六、	草根阶层的网络再现	/ 90

第三节 民众化与网络公共领域 / 93

一、民众概念的转变 / 94

二、民众化转向 / 95

三、成名想象中的乱象 / 99

第四节 互联网围观 / 103

一、围观的意义与实质 / 104

二、围观的原因 / 105

第五节 自净化现象 / 107

一、媒介的自净化 / 108

二、自净化效果 / 109

第四章 从新媒体架构到新新媒体架构 / 112

第一节 对网络新闻报道的反响 / 113

一、大众媒介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 / 113

二、网络新闻的使用 / 115

三、网络新闻阅读意见反馈的意义 / 117

四、网络新闻的使用渠道分析 / 120

第二节 流动的网络空间:从 BBS 到网络论坛 / 121

一、虚拟社群的特征 / 122

二、BBS 的公共参与 / 124

三、新媒体公共舆论表达的特点 / 131

第三节 新新媒体与公民参与热情 / 134

一、新新媒体及其主要形态 / 134

二、新新媒体与网络参与热情 / 138

第四节	网络对话的兴起	/ 142
一、	网络公共领域	/ 142
二、	互联网公共生活	/ 145
第五节	重新整合的表达场域	/ 149
一、	整合社会关系的公共表达	/ 150
二、	网络关系链的价值	/ 151
第五章	公共舆论的风向标:舆情再考察	/ 153
第一节	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传统	/ 153
一、	西方的经验	/ 154
二、	中国的传统	/ 157
第二节	网络公共舆论的研判机制:信息计算的风险	/ 158
一、	舆情分析的计算化	/ 158
二、	信息计算化的风险	/ 160
第三节	网络沉默与泄闸	/ 162
一、	“沉默的大多数”	/ 162
二、	社会信任与网络推手	/ 165
第四节	网络公共舆论的引导:对谣言传播的评估与借鉴	/ 168
一、	网络谣言	/ 168
二、	网络谣言的本质	/ 170
第五节	舆情把握中的风向标	/ 172
一、	象征与公共舆论指向	/ 172
二、	帖文	/ 174
三、	公共舆论的背后	/ 176

第六章 网络文化 / 178

第一节 网络文化 / 178

一、民众化转向与大众媒介 / 179

二、网络共享的意义 / 181

三、网络共享的基础结构 / 183

第二节 在“众声喧哗”中建构未来出路 / 189

一、碎片化时代 / 189

二、乐观的期待 / 190

后 记 / 193

第一章 从风险社会开始

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，在人类的历史时代里，成千上万的人耗尽了自己的全部时间，只求能打进集体的公共头脑。打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操纵、利用和控制；旨在煽起狂热而不是给人启示，这就是他们的意图。

——〔加〕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：《机器新娘：工业人的民俗》^①

第一节 从风险社会到第二媒介时代

全球化重新书写了人类历史。作为卓越的历史学者，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了人类历史撰写的一个基本特征，即人类史往往是重新书写的，这并非说明既往历史是错误的，而是因为每个历史阶段面临的社会问题有所不同。^② 不同历史阶段注定有着不同的社会问题，传统社会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习适应自然，对抗疾病、洪水等自然灾害。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增强，关于社会认同、国家和民族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。

① 〔加〕马歇尔·麦克卢汉：《机器新娘：工业人的民俗》，何道宽译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页。

② 〔美〕斯塔夫里阿诺斯：《全球通史：从史前史到21世纪》，吴象婴、梁赤民、董书慧、王昶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页。



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。关于全球化,其进展可分三个主要阶段:全球统一性的开始——全球统一性巩固——全球性影响。^①全球化的浪潮开始于西方的崛起,晚至 18 世纪 60 年代,全球统一性就已开始。人类社会迈入 20 世纪后,历经两次世界大战,加强了全球统一性。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,全球统一性得以巩固。彼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,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后果就是把我们直接送入全球化时代。

伴随着科技的进展,全球化的影响由此全面呈现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,这些技术革新往往伴随社会风险。核能、智能机器人、空间科学、基因工程、信息革命和新式农业是其主要表现。科技进展是“双刃剑”,不仅给社会带来前进的动力,而且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。例如,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类社会能源短缺的问题,却又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慌,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、广岛原子弹爆炸,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核能既可以成为战争工具,又可以成为能源。作为能源,核能是全球化的一部分。国际社会围绕核能的讨论,表明了全球化生产规则的重要性,同时反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核能的不同态度。核能应用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存在。

与技术革命同步的是,社会革命在“二战”后掀起波澜。战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独立以及民族自决原则的被认可,全球社会呈现三个等级:发达国家、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。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,它们需要面对的是,如何在旧殖民政治被打破的时候,建立起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。不幸的是,

① [美]斯塔夫里阿诺斯:《全球通史: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》,吴象婴、梁赤民、董书慧、王昶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380、523、635 页。

它们大都面临资本主义的新式殖民化,即发达国家从工业产业链的上游制定规则和掌控定价权。

另外一个现实是,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问题比较突出。一方面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保障国家安全,一方面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入。许多后发展国家以资源换发展,当地生态遭到极大破坏;由于种族问题的冲突,不少国家陷入内战;技术进步引发的另一个后果是,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。面对国际民主输出和本国的经济滞后,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后发展国家的内部秩序混乱。

上述问题均带来了社会风险,然而我们所面临的风险,往往被低估了。风险意味着机遇和困难并存。任何一个地域的风险事件,都可能因为全球的传播秩序而波及他地。这些风险有的根植于科技带来的变革,有的则滋生于社会存在。

一、风险社会

1986年,德国学者乌尔里希·贝克在其著作《风险社会》一书中这样写道:“我们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。”^①这是贝克在考察了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,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后发出的经典感叹。风险社会在反思社会与现代技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,在《风险社会》一书出版近30年后,我们依然认为“风险社会”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,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。赵延东撰文指出,虽然有很多批评认为风险社会只适合发达国家,但是考虑到中国现实,风险社会的视角和分析方法,为研究中国社会断裂及其风险有指导价值。^②

^① [德]乌尔里希·贝克:《风险社会》,何博闻译,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,第13页。

^② 赵延东:《解读“风险社会”理论》,《自然辩证法研究》2007年第6期。



风险的无处不在,与社会政治生活等相结合,增强了风险社会的影响力。贝克指出,现代风险是一种自反性现代化的产物,它可以被界定为“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”。^① 由于社会风险的分布是均等的,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共同的,因此,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位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。科学和知识作为人类社会的两个重要支持因素,因其非垄断化造成了认识实践的普遍化特征。^② 贝克认为,风险主要有两种:一是风险的“人化”。“人化”的风险是人类活动造成的,它主要作用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,使得人类社会的自然风险进一步扩大到人为的不确定性影响,甚至促使人为风险成为主导。二是风险的“制度化”和“制度化”的风险。近代以来的制度形态本身也会产生很多风险。抛开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社会特征,就全球化来说,它促成了人类社会政治的开放,促成了社会风险的增多。^③

毋庸置疑,人类面临的威胁,有不少都是因人类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活动制造出来的,它使社会生活的主体都无法明哲保身。全球化时代,商品与资本的自然流通是加速全球社会联系的条件,但因此使事物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,深化了特定的、区域性的社会风险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。没有任何事物能确信自己在物质方面置身事外,齐格蒙特·鲍曼说:没有任何事物能在真正意义上(或长时间地)对其他事物无动于衷,“不受其他事物影响也不对他们施加影响”。^④ 当代社会的紧密联系,形成以围观介入社会参与的形态,也促成民间社会组织的活跃。民间组织在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

① 刘洪波:《“风险社会”的社会风险》,《新京报》2011年7月30日。

② [德] 乌尔里希·贝克:《风险社会》,何博闻译,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,第207页。

③ [德] 乌尔里希·贝克:《风险社会》,何博闻译,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,第207页。

④ [英] 齐格蒙特·鲍曼:《流动的时代: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》,谷蕾、武媛媛译,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,第7页。

等方面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发展。

我们可以从社会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窥见一斑。环境问题是典型的人类活动形成的风险,而对环境的关注已引发了众多的抗议活动。发生在墨西哥湾的原油泄露造成了众多地区的自然生态问题,公民自发组织起来对相关公司和组织表示抗议。对于全球变暖的关注,使人们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担忧,发展到对气候变化的担忧。对气候的担忧,使人们对氟利昂的认知逐渐普及,全球形成了乐活浪潮;对塑料袋使用的担忧,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禁止厚度在 0.025 以下塑料袋的免费使用。2013 年初,中国东部诸多大中城市持续雾霾天气,又引发了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忧虑,PM2.5 也从一个气象专业术语经由大众媒体的传播被公众所熟知。

实际上,大部分风险是不可预见的,因此其破坏力不可小视。我们知道,当代科技的进步,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预见水平提高,但科技并非万能的社会晴雨表,有些风险仍然不可预见。比如前文提到的塑料袋问题,就是一个彼时未能预见的风险。塑料袋曾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好的发明,而一个世纪过后,面临环境问题,我们却不得不重新开始思考“最好”的发明到底是什么?

二、第二媒介时代

风险社会的信息扩散,离不开媒介传播。从媒介进化历史看,科技为媒介注入了发展动力,但媒介本身对于人类而言却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以我们所言的新媒体为例,新媒体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后期的伟大技术进展。在《第二媒介时代》中,马克·波斯特将电子媒体时代的



去中心化、分散化、多元化特点进一步明确为“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”。^① 波斯特认为,有必要将《信息方式》一书中提出的电子媒体阶段作进一步的区分和界定。他认为,通过电影、广播和电视,少数的媒体制作者将信息传送给众多的消费者,这是一点对多点的广播型传播模式(broadcast model of communication)。一对多的传播模式是传统的模式,即信息是由少数大型媒介公司制造并发出的,反映了第一媒介时代的特点。随着信息“高速公路”的介入以及卫星技术与电视、电脑和电话的结合,出现了一种集制作者、销售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新模式。在此新模式中,制作者、销售者和消费者三者间的界限将不再泾渭分明,因特网、虚拟现实等电子媒介的新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交流习惯。总之,我们现在已进入“第二媒介时代”。^②

我们进入的“第二媒介时代”实际上就是新媒体时代,它兼具革命性和保守性。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,新媒体时代虽然有诸多创新,但也保留了大量传统。与任何媒介一样,新媒体具有“双刃剑”的特性,主要原因是新技术不仅带来了现实的好处,而且也伴随诸多社会风险。从积极方面来看,新媒体彻底解构了权威和经世流年的梦想,自由选择和表达的权力是其魅力与诱惑所在。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,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信息生产,无需特别顾忌他人看法,而且更多的一种情况是,如果作者愿意分享,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对既有的信息进行生产和改造。如此一来,新型文本就具有了波斯特所说的“多重作者性”。“多重作者性”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作者的权威性。传统上,写作是专业人士和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专利,如今任何人都可以

① [美]马克·波斯特:《第二媒介时代》,范静哗译,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,第22页。

② 李庆本:《走进“第二媒介时代”: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年11月1日。

通过网络等新媒体自由表达思想和意愿。譬如,社会一般个体通过微博、微信等“微”传播方式,以消解传统媒体的话语权。如此一来,话语权力的让渡本身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平等。李庆本认为,新媒体最重要的作用是促成了一种公共空间,一种类似于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。^①我们可以从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一书中获知,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欧近代公共领域,涉及空间和媒体,包括此时兴起的各类社团及其活动场所——沙龙、咖啡馆、剧场、音乐会、展览会、图书馆、俱乐部,以及初兴的报纸刊物。^②印刷媒介兴起的时代,是一个知识垄断的时代。印刷传播时代由于知识的垄断性,使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很难接触那个时代的媒介,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个体与一般平民夹杂在一起,显示出高度的平等性。^③大家在一起讨论国家事务,形成对政治的第三方压力。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促进了人们的讨论行为。

在电子新媒体传播阶段,出现了一种波斯特所说的“电子咖啡馆”。电子咖啡馆的出现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成员有了交流的可能,并且随着网络技术的进展,电子咖啡馆进一步促进了陌生人或团体之间的彼此交流。互联网空间不同于现实社会,但却与现实社会相平行。因而,现实中存在的问题,在网络中未必存在。譬如,传统社会以熟人关系为主,而互联网社会则是以陌生人关系为主。陌生人交往无需知晓彼此身份和特定地位,只需语言符号等进行信息传播。换句话说,正是这些无需身体或声音等构成的外部在场,增强了人们交往的意愿,同时降低了人情与面子在社会个体交往中的作用。由此形成的后

① 李庆本:《走进“第二媒介时代”: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年11月1日。

② 陈勇:《咖啡馆与近代早期英国的公共领域——哈贝马斯话题的历史管窥》,《浙江学刊》2008年第6期。

③ [德]于尔根·哈贝马斯:《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》,曹卫东等译,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,第41页。



果也呈现出“双刃剑”的特点,因为一方面本意表达会成为社会个体的普遍选择,同时由于自我在场的不确定性容易造成表达的极端化。就积极作用看,正符合了公共领域的场景。因为公共领域的本质是远离国家控制,鼓励理性的政治协商,让公众充分表达个体意见。

网络媒介是融媒介,因其融合了诸多社会内容和社会个体,呈现出典型的矛盾综合体特征。网络将参与者个体的时间消耗在无形之中,如麦克卢汉所言,互联网有如分散看门狗注意力的肉,会使看门狗漫无目的地闲逛。网络将个体置于网络监控,陷入网络监控的个体自愿将时间交付给它。伴随移动互联终端的使用,典型的现代电子人出现了:美好的一天从早上浏览手机开始,以晚上躺床上阅读手机结束。由于信息获取与分享的便捷,以及自媒体所制造的放大效应,它所催生的大数据时代使监控无形却有力。从时尚到娱乐,从商业到政治,可以通过海量数据和相应的技术手段,对用户状况、消费方式、习惯喜好、人际关系等展开全面细致的分析。

“从消极意义上说,第二媒介时代对大众的控制变本加厉。只不过这种控制以更隐秘的形式实现。”^①对于第二媒介时代对大众的控制,套用杰里米·边沁的说法,形成类似于“圆形监狱”理论。圆形监狱又称全景监狱,是一种监狱的设计方式,设计者是英国哲学家杰里米·边沁,他于1785年提出了这一方案。其主要设计形态如下:“四周的环形建筑分隔成一个个囚室,囚室一端面向外界,用于采光,另一端面向中间一座用于监视的高塔,这样这座高塔中的监视人员可以时刻监视到任何一个囚室,而囚室中的犯人因为逆光效果,无法看到监

① 李庆本:《走进“第二媒介时代”: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年11月1日。

视人员,会疑心自己时刻受到监视,惶惶不可终日。”^①在新媒体时代,受到监控的人显然未能感知到无形的监控环境,因为通常这种监控不是显明的,而是隐藏在后台的数据库中。所以,李庆本认为,新媒体是一把“双刃剑”:一方面促成了公共领域的建立,另一方面又在暗中监控着公共领域。^②

三、“他人 在场”

所以技术在解放人的时候,同时很可能将人束缚得更紧。信息技术在有效拉近陌生人之间距离的同时,却往往将社会个体不愿意让对方看到的内容有意无意地曝光。当我们在网络世界进行意见表达的时候,我们却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:他人随时在场。他人 在场对人们的意见和表达形成了一定的规制,这促进了微博等媒体的“自净化”功能。^③不过,对于多数个体而言,他们对这种在场熟视无睹,更容易形成群体的极化观念,形成草根化的“众生喧哗”。陈力丹说,“舆论的数量”这个要素有一个可以测量的标准,即某种意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如果低于整体的三分之一,它不能被称为舆论,而只是少数人的意见,可以不必在意,这是意见多元的正常现象。但若这种意见超过三分之一,就需要加以重视和引导。若某种健康的意见已经接近一定空间的三分之二,这种意见可以统领全局了,那么就不要再压制其他意见,否则会发生不必要的新的冲突。我们总是习惯于以“舆论一律”的标准来防范各种不喜欢的观点。其实,意见多元本身就是最安全和

① 圆形监狱, 维基百科, 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C%86%E5%BD%A2%E7%9B%91%E7%8B%B1>。

② 李庆本:《走进“第二媒介时代”: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》,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2011年11月1日。

③ 陈力丹:《微博的自律与自净机制》,《网络传播》2011年第10期。